

诗风词韵

致敬平凡英雄

姚艳辉
庄严的国徽下,飘扬的警旗下
那一抹抹藏蓝身影
诉说着铮铮誓言
街头巷陌,日复一日的巡逻
寒来暑往,冲在打击犯罪的最前沿
无私无畏地付出
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宁生活
他们,是平凡英雄

我们的歌

马书亚
这是一群习惯逆行的人
当风暴来临
他们会放下儿女情长
当使命来到
他们提起身迎难而上
每一次战役都是一次别离
每一次出征都是一身悲壮
当城市按下暂停键
他们却从未停下巡逻的脚步
当黑暗笼罩大地
他们会如约点亮温暖的光芒
这是怎样的一种信仰
以生命锤炼时光
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爱
以血肉锻造平凡
阳光正好
总有人唱起《我和我的祖国》
流年似水
时间总会抚平所有创伤
春天亦将温暖
逆行于风中的伟岸

心语低诉

张燕
警察是他,警嫂是我。没错,我的他,是一名人民警察。
细细算来,他已经从警15年了。15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15年的时光,让他从意气风发的小青年成长为沉稳持重的中年人;15年的历练,让他从一名普通民警蜕变成了经验丰富的刑警。
人人都说刑警工作辛苦、危险,身为他的妻子,我比别人更有体会。节假日里,别人都阖家团圆,他在值班;每当孩子生病需要他搭把手时,他在加班;偶尔有时间能陪在我和孩子身边,手机也总响个不停。身为妻子的我,怎会没有怨言?
记得我怀孕四个月时,他一直在外地办案,近一个月都没有回过家。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问我:“明天你是不是该孕检了,我直接去医院等你。”我很高兴地挂了电话,第二天一早便去了医院。到了医院,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在住院部,让我赶紧过去。我心里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挂断电话便忐忑不安地向住院部走去。当看到他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时,我的泪一下子脱眶而出。后来,他的同事告诉我:那天他们开车追捕一名嫌疑

警嫂的爱

人时,嫌疑人突然弃车逃跑,他们便下车去追。追至一处废旧工地时,由于跑得太快,他没注意脚下的钢筋,鞋子被扎穿了,一下就摔倒了。嫌疑人发现他摔倒后,非但没有继续逃跑,反而恶狠狠地向他扑过来。就在这万分凶险的一刻,他的同事赶了过来,将嫌疑人成功抓获。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这件事也渐渐地被淡忘了,我却因为这件事变得

不再喜欢问他工作上的事。爱是自私的,可我也知道,当他穿上警服的那天起,他就不单单只是我的丈夫、孩子的爸爸,他还是一名人民警察,有更多的人需要他去守护。
我对他,有爱也有怨,但爱总是大于怨、战胜怨。我知道,平安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你之所以看不见黑暗,是因为有一群隐秘而伟大的人将黑暗挡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

编者絮语

人民警察是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守护者,是社会和谐稳定的维护者。而作为一普通通有内的人,他们是父亲、是母亲,是丈夫、是妻子,是儿子、是女儿;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家,也有自己的悲欢离合、柴米油盐。然而,警徽之下,舍小家为大家,是他们必然的选择。

有一首歌这样唱:“你是丈夫,在家的日子很少/你是父亲,欠孩子太多拥抱/你是儿子,却不能床前尽孝/你是警徽,是老百姓的依靠/最美是你,警徽闪耀/守望万家灯火,平安欢笑……”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最美是你》,歌词作

者以个人的角度去解读和呈现警察的使命与奉献,让人们更加理解和支持警察工作。
本期刊登的这组作品,有警察和警察家属所作,也有文学文艺工作者所作。也许,这些作品尚不足以表达我们对警察这个职业的崇敬和理解,但编者相信,这组家作作品,展现的是警察家庭相较于普通家庭更多的不易,展现的是警察妻子对爱人的牵挂,展现的是无数个警察家庭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的伟大。
2021年1月10日,是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让我们,向人民警察,致敬!



书法 忠誠為民

赵新阁 作

流金岁月

家乡那口老井

重剑无锋

这是一口直径超过两米的青砖拱壁的老井,深约数丈。井壁上长满青苔和浅疏的水草,水滴如珍珠般不时落入井底,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悦耳动听。井口上方安放着一架铁轱辘,一条粗绳盘在上面。井台是一条宽约半米的石条,一条碎石小路通向村里。这是村里几百口人唯一的饮用水源地,从早到晚担水的村民络绎不绝,尤其一早一晚高峰期,打水的村民更多。

我的家乡位于南阳盆地的东沿,地形以丘陵为主。我们村庄坐落在长岗坡的西侧,东高西低,缓慢而下,至老井附近则地势平坦。老井就位于村西南一片平地之上。
说不清这口井挖于何时,但在我的记忆中,这口井从来没有干涸过。就是大旱之年,周围村庄的井干了,它依然深不见底,故有人称之为“龙眼”。老井井水清澈甘甜,冬暖夏凉。夏天,村民中午最爱吃捞面,把下好的面条捞到刚打来的井水之中,热气腾腾发软的面条顷刻变得劲道弹牙,浇上蒜汁和臊子,细细搅拌,吃起来很爽口。那时的夏天,我们从不喝茶,渴了就去打井水,称“井拔凉”,对着水桶就是一阵痛饮。
伏天里,大中午,井台周围的树

下坐满了乘凉的人,井口散发着清爽的凉气,犹如天然的空调,口渴了还可以随时打水喝。我十三岁便开始去挑水,刚开始时,水桶怎么也沉不到水下,在水面干扑腾。大人告诉我,应当提着井绳慢慢左右摆动,然后顺势用力,桶自然入水。渐渐长大,挑水也成了我下午放学后的一项劳动课。
这口井每年只有一天没人去挑水,那就是大年初一。大年三十下午,人们会把家里的水缸盛满,因为按习俗,大年初一是不能干活的,有心人还会在井架上贴“川流不息”的吉字,祈求来年井水丰盈。大概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村里刚通了电,打机井的条件也成熟了。村里又在东头打了一眼机井,因为村东头的村民挑一次水来回一里多,实在不方便。于是,一个村庄有了两口井。机井打好启用后,用水泵把水先抽到水塔里,然后通过水龙头接到水桶里,自然比辘轳打水方便省力。20世纪80年代,又兴打压井,几乎家家户户都打了压井。这样,村西头的老井便逐渐被废弃了。前些年回去,还能看到井台,如今已被填平盖上了房屋,再难觅其踪了。
一口老井见证了时代变迁,如今它虽然没有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成为永不消失的乡村画卷。

生活哲理

不能借的“光”

梁凌

周日下午很悠闲,我宅在家边喝茶边翻书,无意间看到一个故事。
话说左宗棠任军机大臣时,非常清正,一个故交的儿子去跟他要官,他不理。后来,此人看到一把扇子,上面的题字很像左宗棠的,便喜出望外地买下,又叫人刻了枚左宗棠的私章,用印泥盖在扇上,然后拿着扇子,居心叵测地到处招摇,果然有人上当。
上当的是福建总督。总督问,都立秋了,天又不热,你拿着扇子干吗?此人说,天是不热,不过,此扇是左大人赐的,故舍不得离开。总督听了大骇,遣人打听,此人之父果然跟左宗棠有交情!于是,此人很顺利地赚了个巨款。
我这边正看闲书,突然接到女友的电话。她说上午去找某某办事了。她说某某,是我一个老同学。我诧异地问:“你认识他?”她说:“认识呀。前两年,你不是带我去找过他嘛,我记下他电话了。”
我在记忆里搜索半天,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两年前的事了。“那他认识你吗?”我问。
“还真不认识。”她有些小得意,“不过,我说我是你朋友,他就明白了,很爽快地帮了忙。”她的回答让我吓了一跳,很自然地想起了左宗棠的故事。我一个小人,跟左大人一样被借了!转念又想,幸亏我不是名人,不是领导,如果是,那麻烦可就大了。

人坐到一定位置,许多亲朋好友就跟着沾光,做事并不经过他,只需说我是某某的什么什么就行了。于是,这某某就糊糊涂涂被人利用了,也许到东窗事发殃及自身方才知道。
被人狐假虎威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但管好自己的物件总是可以的。
记得有一次,一位交往不多的朋友要借用我的身份证。我问她干什么,她支支吾吾说不清。于是,我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不可以。
我们是身份证,艺术家是印章。
有一次,邻居们看见大画家吴冠中在门前坐着磨印章,问他这是干什么。吴冠中说,不打算写字画画了,这些印章得磨掉,免得被人拿去乱盖。
还有莫言。据说莫言获奖后,刚开始有段时间,莫言家乡的土地要被种成万亩红高粱,他家的房子要被修缮,他父亲不愿意。有官员解释说:“莫言已不是你的儿子了,你的家,也不是你的家了。”听来真是感觉又好笑又心酸,借莫言的光搞旅游未尝不是好事,但借他的光搞破坏还振振有词,未免令人齿。
世上有小光,是能借的,这些光无害于他人,像古人凿壁偷光,邻居家的光并不减少一分。有些是祥光,实在是光芒万丈,能普照的人越多越好,如发电视借的光,普陀山借观音的光,西安借秦始皇的光,丹麦借安徒生的光,月亮借太阳的光,我们借月亮的光……这些光,不借才是傻瓜。
但是,那些用来损人利己的光,还是不要借的好。

沙澧写手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更美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提供后劲。因此,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陈爱莲

尹文阁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冷静的叙事、浓烈的抒情及和谐的音乐性,以中原大地上的风、雨、雪、芦苇、雀鸟、鸡鸣、犬吠、石碾、瓦苇、柴垛、豆秸、麦穗、村路、夕阳等意象,建构着属于他的朴素而深邃的精神家园,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美丽、盎然、灵动、温暖、忧伤、理想、诗意的生活画卷,焕发出超越日常秩序的诗意光芒。
尹文阁的诗歌语言简约、舒朗、

乡愁在叙事与抒情之间氤氲

——尹文阁诗歌印象

内敛、含蓄、纯净、灵动、形象,意象绵密,意蕴深厚。如《画风》:那枚暗哑在苦楝树上的鹧鸪/绕屋三匝的竹篱笆/与改革开放的风,撞个满怀;《鸟鸣》:往事像白鹤/在沙颍河里长满了皱纹;《樱花》:阳光/抽一根就能作弦/轻颤在校园那棵樱花树杈间/横斜的一枝枝/像是给风留白/还在与时光对峙;《花期》:夜浅如雨/心有泥泞时/捡拾风穿过它留下的风花物语;《凋零》:雁鸣/脱颖而出/而挂在枝头的风摇得很轻/轮回的季节,正襟危坐/山,低眉顺眼/缓坡上的枯草举出了白霜……他总是在语言的峭壁上,用鲜活的词语保持对生命的擦

痕,或叙事或抒情,都倾向于沉静地燃烧内心,烛照万物,具有现实主义诗歌美学的况味。如《鸟巢》:巢一直旧着/在枝杈间,晃来晃去/像借风回忆鸟鸣/在乡下时/每当暮光退却/归巢的倦鸟/给空地撒下碎鸣/另一只在巢外,把细瘦的小枝/踩成了断弦/落下来,弹了几下/前些日子/回乡下,看见/那鸟巢一直空着/鸟不知去向/暮色四合时/只有风模仿佛鸟的啾鸣/使满院的天空/辽阔得有些空洞和心慌/它体内的菩萨也暗哑无声;《小商桥》:夕阳西下/倦鸟落入丛林/风,在青石板、栏杆上/跃动的叙事/商旅鼎沸/像说书人古老唱腔的一个片段/古沙场嘶鸣,像阔达的炼狱/小商桥/和语意个性,通过诗歌语言的去芜、提纯、淬炼,使语言、意象和诗意彼此深化和成就,最大限度地保持诗歌美学的矜持和气质,呈现出一个诗人的浪漫诗学特质和优势。
尹文阁的诗歌是叙事性与抒情性的统一。在流逝的岁月中,诗人对故乡、亲人的养育和眷恋,对尘世的生灵、风物、人情的无比殷切的人文关怀、追忆和忧思,透视人生,体察万物,用鲜活的词语保持对生命的擦

小的结构的舒朗、跳跃中戛然而止,给人一种心灵共鸣或豁然开朗的顿悟,使诗歌出色生辉,具有独特魅力。如《冬雪》:风/挂在枝丫,极尽凛冽/雪花/开满了漾皱的湖面/像寂静拥抱了寂静,摇曳响声/大朵大朵的/开、落,像在遵从宇宙的神谕/渺茫了湖海山川的平仄/一只白额雁/踩着湖里的芦苇,倏忽飞了/故乡的银碗里落满了白雪;《瓦屋》的最后两小节:光阴散去/断墙上云影斑驳/洋槐东倒西歪,腐叶委婉/屋顶上的炊烟,瘦成一根池塘的麻绳/扯动着“嘘唏”的过往再一次风生水起……在诗人众多的诗歌文本中,其结构短小而精美,化博为精、化散为聚,直抵事物的本质,自觉地避免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

诗人是以一种达观淡泊的心态驾驭着自己的语感,寂寞而专一地构筑着自己的诗歌桃花源,他像一个词语的垂钓者,把思绪的波澜都拨动得荡漾了起来。希望他能把握好诗学思维惯性的利弊,避免在写作中惯性滑行,进一步深化、提升和开阔写作题材,不断扩大诗歌文本的形态和疆域。

尹文阁组诗四首

满坡的柿子
亮在枝头,泛着低烧
叶子啰唆得没完没了

一只鸟
叼着一枝温暖
落进巢里,接着它一言不发
回忆里升起那场小南风
和聚会须臾间,南堰塘的涟漪和落霞
被几只鸭子摀了下去

晚风轻奏
虫鸣多了几拍颤音
而那枚月亮,仍被拴在
村口老柿树的一根枝头上
愈发像月饼

梦境
北风抱紧了树枝
我抱月而眠
梦境里,重逢的沉溺
瘦成了田亩的稗草
不停地攒动
我确信——
脑袋里藏着一个补丁
它的内心光芒涌动

映亮了复活
但梦境终究留不住一个人

一些熟悉的人和事
在屋檐下走散,又回来
像燕子每年春天衔回春泥的信件
见字如晤,醒在一弯陈年的房梁上
那一刻,白霜渲染小院
月亮因寒冷而拒绝满盈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你身体的某个部位
不停地下雪
像河水因荒凉而不肯停息
梦境湮没了我……

凛冽
柴垛
屋顶瓦片
枝头上光秃的虚无
半明半暗
冷风洒出一幅水墨画
铺陈在民间
雀翅划过村庄的印痕
它的心绪凛冽,藏进了柴垛

雪花,如蝶

它的身子被风绊住
被凛冽绊住,翘起了一下
落下来
母亲赶紧
拨亮炉里炭火的红
那双裂裂的手,把寒冬越磨越薄
从不向一些苍白,妥协

作者简介

尹文阁,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漯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召陵区作协副主席,诗作散见于《诗刊》《诗林》《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中国诗歌》《散文诗》《牡丹》《巫山》等近百家报刊。2011年,被《诗刊》杂志作为“青年诗人”重点推介。《澌水以远(组诗)》获2016年漯河市文艺精品奖;《回乡偶书(组诗)》获2019年漯河市首届诗评文学奖;诗集《时光叶子》被列为2020年度漯河市文艺创作重点扶持项目。

红尘百味

杂肝汤

梁文斌

爱喝杂肝汤,隔段时间不来上一碗,心头的痒痒肉就会有些许躁动。周围和我“志同道合”的汤友不少,当然,嫌弃杂肝汤连带着质疑汤友们喜好的也不少。我想,嫌弃杂肝汤的人之所以嫌弃,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杂肝汤里没有他们认为应该有的正经意义上的肉,这是喝惯了正经肉汤的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二是他们不能容忍杂肝汤的“臭”,受不了“臭”的刺激,完全不合他们喜闻乐食的清雅口味,因而斥之为“臭杂肝”。
抛开不是正正经经意义上的肉不说,单说这个“臭”字。其实有许多“臭”食品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臭豆腐”“臭鳊鱼”。我猜,有相当一部分习惯吃正经肉的人也是喜欢品尝上述臭味的,或是至少不嫌弃、不排除。但这些“臭”系列食品则大多是人工发酵制成的,换句话说,是人为搞臭的。不同的是杂肝汤所谓的“臭”,并非食材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完全来自原生态的、没有任何添加、内在的、真实的脏腑之气。
“臭杂肝”不仅是嫌弃的人在叫,汤友们也会喊一声“臭杂肝”,只不过各自表达的意思不同罢了。在这里,我可以充满善意地认为大家是叫错了

音的,因为杂肝汤原本是被称作“稠杂肝”的。稠是相对于稀的,说明杂肝这碗汤不是稀汤寡水,是很实在的,是有货的。杂肝汤勺师傅打汤的特点是从不用手抓食材,更没有精准的秤来衡量增减得失,而是用马勺在食材盆里一抓,内容丰富的杂肝就占据了小半碗:一些热肚肠,几片好心肝,接地气的蹄筋儿,还有顶得住压力、经得起碰撞的牛头皮……粗切的火腿,半干的辣椒面,也是用勺舀的。再浇上滚烫的汤汁,顿时,内在真实的杂肝和宽葱大辣经过热汤的撮合撞到了一起,辛辣的修饰融入汤的主体中。增色添香却不突兀,协调一致成就一碗好汤。老到的汤友总是先轻轻抿上几口,像是读一读文章的开头,觉得是这个意思了,才开始心无旁骛地闷头喝汤。此时任何外界因素都不能干扰,也干扰不了汤友们的专注,浑如一个书虫遇了一本好书似的,得一口气把这碗汤“读”完、“读”透。于是,红了脸,出了汗,消滞散郁,周身通畅。两个字:痛快!
初尝杂肝汤是要有一点勇气的,不但要逐渐接受“臭”的真实,还要直面嫌弃者的质疑甚或是非议。可一旦爱上这口,既过了嘴瘾,又清爽了身体,还愉悦了心情,何乐不为?

画秋

鹰卸下灰羽
一只飞蛾
敛翅,栖在树枝上
芦苇,牵拉着头,像着了火
等待一场雪涅槃了自己

湖面,漾着波纹和凉
白鹭贴着水面
拖长了身影
那渐渐凋萎的叶片
口干舌燥,像在为秋喊魂

灯影
刺破了月光
映出母亲脑后一团往上蹿的白焰
葳蕤,而唯有风
一直在打探时光的下落

秋分

秋分
是一株弯下来的枯草
还挂着暖虫吟
风一撩